

松江博物館藏



董其昌書畫作品

Works of Dong Qicha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Museum of SongJiang

文物出版社

松
江
博
物
館
藏



董其昌書畫作品

上海市松江區文物管理委員會

上海市松江區文化廣播電視管理局 編

上海市松江區博物館

文物出版社

整體設計
責任編輯
責任印制

祝 嶸
許海意
張道奇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松江博物館藏董其昌書畫作品 / 上海市松江區文物
管理委員會, 上海市松江區文化廣播電視管理局, 上
海市松江區博物館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1
ISBN 7-5010-1850-2

I. 松… II. ①上…②上…③上… III. ①中
國畫—作品集—中國—明代②漢字—法書—中國—明
代

IV. J222.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02392 號

松江博物館藏董其昌書畫作品

編者 上海市松江區文物管理委員會
上海市松江區文化廣播電視管理局

發行者 上海市松江區博物館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印製者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三三〇元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敏。交遊廣泛，大都為書畫友，如陳繼儒、吳廷、莫是龍、丁雲鵬、顧正誼、項元汴、項聖謨、李日華、汪砢玉、葉向高、王穉登等。其才思俊逸，精通禪理，擅書畫，精鑒別。畫宗董、巨、元四家等，畫風平澹天真，格調雍容典雅，又倡『南北宗論』，以禪喻畫，推崇王維為文人畫開祖。其書取資博洽，初學顏真卿，轉法虞世南，上追鍾、王，間參李邕、徐浩、楊凝式，中年改學宋四家，為集大成並善於融會悟通、自出機杼的大家，為時人所重，稱為『董體』。董其昌的藝術成就，影響了其後整整三百餘年的畫壇。如王時敏、王鑒、龔賢、八大等無不受其法乳而自成一家。著有《容臺集》、《畫禪室隨筆》等。

序言

尹吉男（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教授）

明末清初是董其昌的世紀。董其昌不僅自己成為了文化巨匠，也使松江一度成為了文人畫的重鎮。對我們來說，董其昌既是一個文化神話，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歷史——無論作為神話或歷史，都是我們無法回避的。

董其昌兼有畫家、書法家與鑒定家等多重身份，且在每個領域都是大家。中國歷史上書畫雙璧的大家並不多，具有典範意義的大家也就是蘇軾、米芾、趙孟頫、文徵明等少數幾個，而董其昌就在這個行列裡。如果在書畫之上加上鑒藏成就，那就只有米芾一人能與之相伴了；如果在書畫之上加上理論的影響力，那也就只有蘇軾一人可與之媲美。

董其昌的文化歷史與神話出現在明末清初及其後世，不僅影響了像清朝康熙、乾隆這些帝王，也影響了文人士大夫的書風、畫風。他一舉成了中國書法史、中國繪畫史、中國書畫理論史、中國書畫鑒定史上不可或缺的的人物。直到今天，他的理論思考、書畫創作、藝術鑒藏仍不可回避地成為學術界必須研究的對象。記得啟功先生曾談到他與董其昌的關係，那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啟功先生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作講座，他說以前曾罵過董其昌，可是他一寫字就是『董其昌』，一說話還是『董其昌』。能從一個學者兼書畫鑒定家口中說出這樣的話，可見董其昌的影響之巨。

『董其昌現象』並不是偶然出現的。晚明時期松江地區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為其準備了重要的歷史條件，藝術收藏與鑒賞的普及也帶動了借古開今的藝術創作，文人集團與畫家群落的活躍也構成了相當奇異的文化景觀。松江地區、嘉興地區、蘇州地區經濟上聯繫密切，文化上亦彼此互動，藝術品在商業渠道中的迅速流動使書畫家有機會能耳濡目染大量的傳統藝術精品，董其昌也得以鑒賞了大量的晉唐書法作品、宋元繪畫作品。這些實踐使古代書畫文獻鮮活起來，啟動了董其昌的文化聯想。董其昌的周圍具備了充分討論藝術作品和藝術理論的條件。在鑒定方面，他請教過大鑒藏家項子京，他與安徽地區鑒藏家詹景鳳也有過交流。在晚明松江地區畫家雲集，趙左、沈士充、陳繼儒、莫是龍、宋旭等與董其昌都有一定的淵源。

最值得重視的，還是董其昌對中國繪畫史的理論建構。應該說，明代的書畫理論家一直都有建構繪畫史主線的慾望。董其昌之前，王世貞已明確地提出了他的山水畫主流譜系。他在《藝苑卮言》中說：『山水至大小、李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李、劉、馬、夏又一變也，大痴、黃鶴又一變也。』這對日後董其昌山水畫主線的

提出有着重要啟示。董其昌以唐代禪宗分南北為喻，創立了影響深遠的『南北宗論』，由此建構了他的中國繪畫史主線。他剔除了王世貞主線中李思訓父子和南宋宮廷畫家李唐、劉松年、馬遠和夏圭，突出了董源、巨然的地位，把大小、李將軍換成了唐代大詩人兼畫家的王維。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藝術的品評標準，左右了有清一代的書畫創作與理論建構。

實際上，是其審美趣味主導了董其昌的繪畫史主線的建構過程，董源就處於其審美趣味的核心。早在元代，鎮江人湯垕就修正了藝術史的序列，將北宋繪畫史論家郭若虛的『北宋三大家』（李成、范寬、關仝），修正為新的『北宋三大家』，用董源替換掉了關仝，讓『江南人』成為『北宋三大家』的核心人物。兩宋時期，五代的董源並沒有受到當時人們的普遍關注，而僅僅為江南鎮江一帶文人所偏愛。沈括和米芾都高度贊美過董源，元人湯垕把這種地方趣味發揮到極致，在其《畫鑒》中將之發展成為牢不可破的定論。董其昌綜合了他們的見解，形成了最重要的鑒賞標準，並由此建構了傳之後世的繪畫史主線。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繪畫史知識，特別是文人畫的知識，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由董其昌建構起來的。董其昌的這個正宗文人畫譜系始於唐代的王維，五代的董源是核心，兩宋的米芾、米友仁父子是重要的延續，『元代四大家』黃公望、倪瓚、吳鎮、王蒙則是新的進展，最終落實到董其昌本人及其松江派那裡。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南北宗論』。我目前的研究課題就是討論這個譜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我在松江曾有過短暫停留，有幸欣賞到松江博物館收藏的董其昌的書畫作品。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紙本的山水畫立軸。這幅作品的裱邊有清代書畫名人的題跋，他們都活動於嘉道年間。其中，何紹基、戴熙、姚元之是人們所熟悉的人文或書畫家。這幅卷軸畫呈現出我們習見的董其昌畫風，其神韻讓清代文人嘆賞不已。姚元之在詩中寫道：『精工自謝文家筆，秀潤當時孰與同。黃鶴山樵歸去後，毓靈光岳首思翁。』此詩是對董畫的最好贊美。他是把董畫放在與文徵明對比的坐標中來贊美的，強調了董的『秀潤』不同於文徵明的『精工』品格。特別一提的是，此圖無款，諸位名人與之神交後卻都認為是董畫。題簽寫作『董思翁山水真跡』。依姚元之的意思，我覺得應取名為《毓靈光嶽圖》軸。

松江博物館為慶賀董其昌誕辰四百五十周年，出版董其昌書畫作品集，特邀我寫序。我欣然接受，在此祝願董其昌故里能珍視董其昌的遺產。

青山宛變圖軸

縱 五七六 毫米 橫 一三七 毫米

紙本水墨

對董其昌而言，欲超越宋、元文人畫，實非易事。這也是他長期在繪畫實踐與繪畫理論上思考得最多也最爲困惑之事。董氏三十歲左右時沉浸於宋人，但又發現了問題，如其感嘆的那樣：『余嘗欲畫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間者，往歲平湖作數十幀、題之曰「意中家」時檢之，欲去一景俱不可，乃知方風名勝其不能盡釋，又不能盡得，自非分作千百身，意爲造物所限耳。仲醇方有五岳之志，亦不妨余此小景，境界無別也。』（《寓意錄》卷四《董玄宰山水圖》）丘壑與筆墨孰輕孰重，成爲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至四十歲左右『乃大搜吾鄉四家（元四家）潑墨之作』（《畫禪室隨筆》）之後，對於宋元的傳統汲取，又經過了多次的反復，終於提出了著名的『以境界之奇怪論，筆墨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不如畫』的『筆墨論』，創造性地從繪畫實踐與繪畫理論上予以超越。最終成爲了影響明清三百餘年的一代大家。

此圖山巒渾厚，草木華滋，以吸收元代黃公望、倪雲林爲主，筆墨蕭疏，意境清曠。畫面左上款署：『青山殊宛變，一似□冢丘。故作廬峰勢，山僧還獨歸。 玄宰。』

鈐：『太史氏』白文印、『董其昌』朱文印，另有一模糊不清的鈐印。

（玄之）



香山殊宛一似卷
家上校化后峰勢
山僧還獨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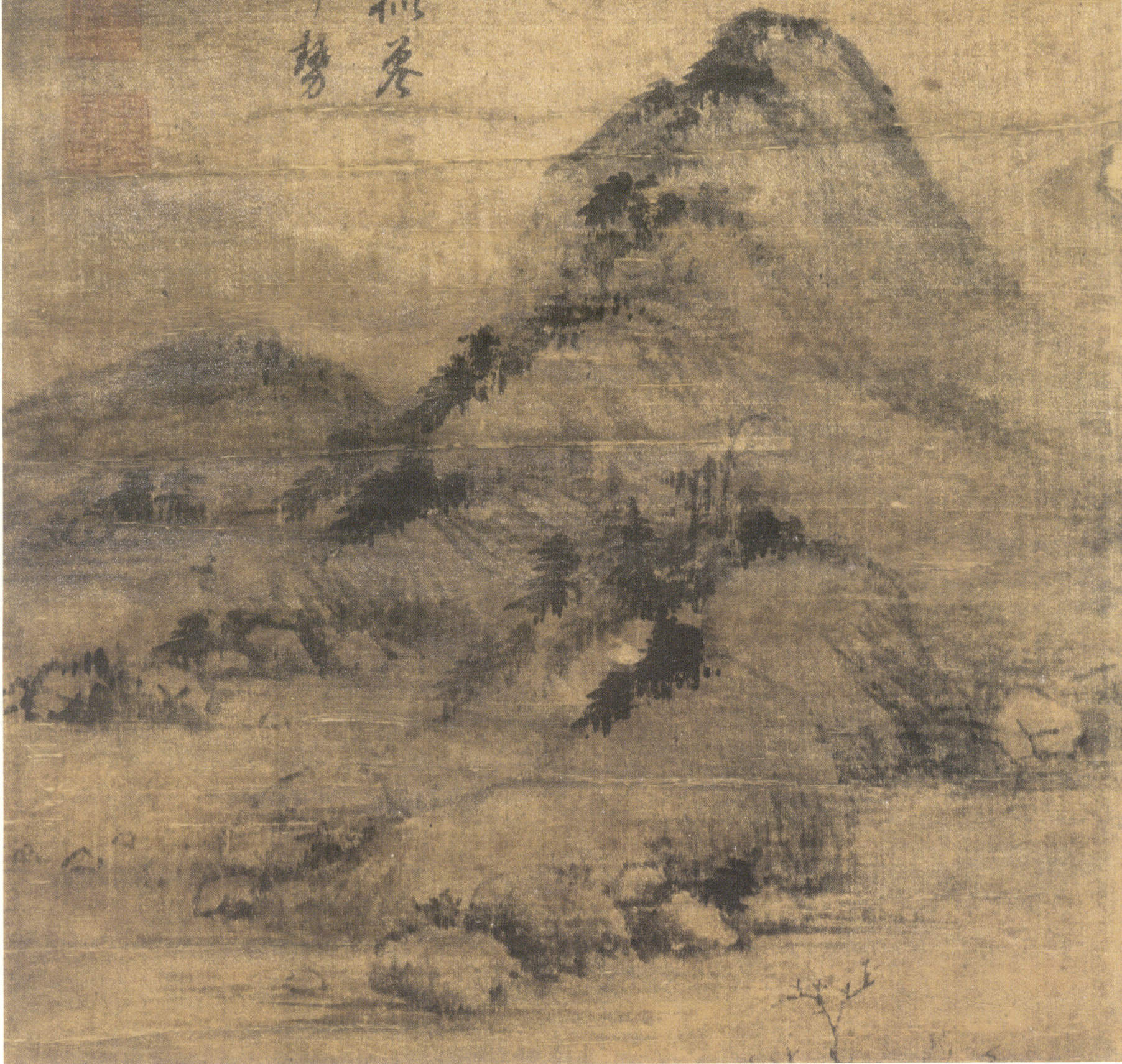
之寧





青山殊宛一似
家上校北后峰
山僧還獨物

之字



水墨山水圖軸

縱 一一七三 毫米

橫 三一二 毫米

紙本水墨

從董其昌傳世的繪畫作品看，其水墨畫要遠遠多於設色。這與其崇尚平淡天真、自然天成的文人畫審美藝術追求有關。其最爲推崇的王維、董源、巨然及『元四家』等，都是繪畫史上水墨畫的開宗大家。對於董其昌來說，即使設色，亦要求士氣、作家氣兼備。

此作崇嶂峻嶺，草木葱郁。近景陂陀松樹，婀娜多姿；中景板橋茅屋，掩映翠林；遠山聳秀，雲氣氤氳。營造出一種幽靜恬適如世外桃源般的意境，令人神往。

在表現技法上，充分展示了董其昌使轉自如的用筆才華，用筆鬆靈，又如錐畫沙，墨色清潤秀拙，如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董氏曾言：『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賞此圖，信然。

此畫無款印。裱邊有清代何紹基、李恩慶、戴熙等人題跋。

（玄之）



董思翁山水真跡



造物忌名真惟事燒却思公畫中宇宙巖頭燒不姓乃欲茶毗求舍
利索此上云天指山色原為清淨身寫出神真性中云烟隱隱初達
華海光華新堪然水月金剛猶恍惚龍急大木松及巖微入權穿不云
位母即切自主主冬雨淋漓墨雲淫淫拾遺補開破中滿健滅之天正功明眼一見元常
通尊為上若驚聲蒙明北亮傳家何須夢印芝泥江差免飽足拳威鴻君不見
張之承食耳思翁同傳前所和書能避大猶稱美華亭別是真君子真君

真態休從迹象求是非豈與神謀伯勞
具眼忘解馬海客無心柳白鷗勝在邑中驢在
味花臨鏡面月臨溪春來門外西山後一幅香
光我獨收道元一七年丁未年春
寄雲年大人無款識董思翁真跡題詞
庚戌年七月廿八日

昔年愛畫如求友得無何向此不巳擇雲煙傳妙更
從持白龍盟印今使我千筆托骨以依人葉聖情
往事皆一重則眼小定寒日放光明
此思翁畫之筆也似曾見於肉丁王筆以上曲折藏補故
不存題識余藏董蹟不一冬五而知非欺謬斷
北平李思慶記

精工自海文家筆
秀潤當時就日同
黃鶴山無有思翁
若兄居士自于山水多言
其古人其文太史公精
不亦其於秀潤則是一番
由是引引於宋伯於雲同
先出思翁誠閣山祖也
至光緒甲午歲次日題
於畫上

子君子喜古有重今有李碩誠泊家園應
滿畫神性激者先皆光五攝者此耶
不徒獨有知已
季雲老前輩為大興劉世題時丁未仲春
上丁釋真神威觀
國學金石歸來書於不隨波艇子

香光畫筆果殊異妙有室外真雲烟不勞名
姓記誰某如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
出清光二百年可嘆文度子何雪同世故傳真
杜松
香光前筆亦不無款識董思翁真跡題詞
庚戌年七月廿八日

筆頭化作金剛杵墨彩鮮於玉版箋不是
香光老居士有誰家透畫中神
此頓悟也予所得山居圖筆若其弟前事真蹟無
疑可寶
癸卯長夏雨中許乃普

香光之遺筆也而丁王筆也
內也若神韻則筆墨之外有思翁
書學手歷畫師之久而則健內含
神韻外出一種秀潤之氣則其目
得於天者所以自為為思翁之書
畫與若日師人必作其人則是
其生為人作生活亦非已無與來
故余嘗謂香光畫者非不可見
有已終不可見有人斯善學古人
矣其趣大度儒雅非不家而
注為思翁作傳本雖不家而
目其珠光不覺其神也夫大之謂
則識畫者當於古人之筆力之
求之而不失一如必分於其識之
有無不俱此慎會曾見之
版刻時以真品未能得今日真貌
分外明同畫家見以實法
李雲連兄丁未年春





造物忌名真性事燒却思公畫中字齒。磬頭燒不姓乃欲茶毗求舍
利索然上玉衣天智山色原為清淨身寫出禪悅精神真種性中無煩惱塵妙蓮
華海光常新湛然水月金剛輪說融然龍急大索秘及鬱攸入檀罕不去六
位丹邱劫分自圭立四家而淋漓墨雲徑拾遺補閑煨燼中彌縫滅迹天無功明眼一見元賞
通尊為上客驚聲蒙明北苑傳家風何須篆印芝泥紅差免蛇足摹戲鴻君不見
張三永食耳思翁同傳前所恥書能避大猶稱美華亭別是真君子真君

真鑒休從迹象求是非。是與神謀伯勞
具眼忘驂馬海客無心狎白鷗膠在邑中鹽在
味花臨鏡面月眩流春來門外西山喚一幅香
光我獨收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早春

寄雲年大人無款後董畫見詢戲題

鹿林居士戴熙試筆



子君子喜古有董今有李確鉞珀芬固應
滴畫禪悟澈看光皆光、互攝香以此耶
不焦桐有知已
季雲老前輩為大興劉位題時丁未仲春
上丁釋真神成觀
國學金石歸來書於不隨波艇子



香光畫筆果殊異妙有室外真雲烟不勞名
姓記誰某如鼻鼻臭心恭禪閉門苦雨三十日放
出清光二百年可嗤文度与河雪同世效顰真
枉然

趙文度与河雪皆為香光代筆作畫香光自署款今
季雲前輩出示無款真董蹟喜題一詩即正之時忽如七月苦雨何似甚草



秋林晚景圖軸

縱 二三·一 毫米

橫 四九·二五 毫米

絹本設色

甲寅爲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董其昌時年六十歲。是時，董氏的『南北宗論』早已形成，在繪畫實踐上，參宋入元。此際，董氏正迷戀於董源《瀟湘圖卷》、范寬《雪山圖》、趙孟頫《洞庭二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等宋元名蹟。如其書法成就一樣，其繪畫於博采衆長、兼容並蓄之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貌。也正是此年，董氏提出了著名的以禪喻畫論：『哪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畫禪室隨筆》）充分表明了其欲自出機杼、出人頭地的藝術追求。

釋文：『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鈐：『董其昌印』白文印、『太史氏』朱文印。

董氏此跋原文見於其所著《畫禪室隨筆》，亦爲《式古堂書畫記》、《珊瑚網》、《論畫瑣言》等書著錄。

卷首吉石署：『秋林晚景。頌三先生鑒。吉石珍署。』

卷後孫星衍於嘉慶壬申（一八一二）題：『此卷畫秋林晚景，筆墨秀潤，得元人三昧。後跋爲萬曆末年，文敏時年五十餘矣，見畫禪隨筆。嘉慶壬申歲重九前二日，與詒堂居士登五松園竹間小樓，秋晴風景，與畫中相似。因喜而題後。』

孫星衍。『鈐：『丁未對策上第』白文印、『青溪寓公』白文印。

郭琦（一八一二）題：『思翁畫潑墨者居多，此卷設色，古雅秀潤，絹尾復自題廿餘行。書畫兩絕，世所罕見。詒堂仁兄其寶之。時壬申陽生之月。』

丹徒郭琦。『鈐：『蘭池書畫』白文印。

定香居士於道光壬午（一八二二）題：『家思翁此卷畫秋林晚景，與余往時京師所收『秋山蕭寺』正復相類。然此卷又多畫後題識數行，更兼收藏得地，絹素如新，尤爲可貴。向藏於金陵伍氏，今得歸於吾友程君培軒，使吾曹不時得以展閱，詎不爲大快事耶？』

道光壬午春中，香光後人□□謹誌，時年七十有七。』

鈐：『定香居士』朱文長方印、『老□晚年之筆』白文印。

楊士鏞題：『嘉慶壬申歲九月重陽風雨至十二日，天氣晴朗，伍詒堂兄招同人爲展重陽之會，登飛雲閣，遠眺鷄鳴幕府諸山，時紅葉霜催，黃花落沍，四時之興，惟秋最高，對此煮茗，清談人生，至樂。同觀者高士伍涼園、畫士蘇鑒亭振聲。』

『鑒亭』白文印。

楊士鏞誌。『鈴：『士鏞印信』白文印、

李桓題：『是卷筆意蒼秀，爲文敏中年得意之作。況後跋三段，又書畫兩絕，聊可寶也。』

吉門先生屬題。湘陰李桓。』

鈴：『知足知不足齋』朱文長方印、『三十七歲致仕』白文印、

『黼堂真賞』朱文印。

又顧廣圻、鈕樹玉、江藩、蔡世松、劉之泗、李桓題。

又鑒藏印：『平生真賞』白文印、『秘玩』朱文橢圓印、

『伍秋田章』白文印、『治城山下是吾家』朱文長方印、『蘭

沱審定』朱文長方印、『逸品』朱文長方印、『清賞』朱文橢圓

印、『曾在伍詒堂處』朱文印、『伍福□字詒堂』白文印、『梅

花庵竹主人』白文印。

（玄之）

